

西阴为源 丝脉流长

毛豆



出土于山西省夏县西阴遗址的石雕蚕蛹(左)、陶质蚕蛹(右),属庙底沟文化时期。(资料图)

走进山西考古博物馆“和合中国”特展,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陶蚕、石蚕,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。正是这组看似朴素的文物,以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,确立了山西在中华蚕桑文明中的源头地位。循着时间脉络回望,以西阴为起点,一条贯穿五千年的蚕桑文明长河,在三晋大地上奔涌不息。

距今约5600年的西阴文化,是中国蚕桑文明无可争议的第一座丰碑。这里出土的半枚蚕茧残片,经科学鉴定为人工饲养蚕茧,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养蚕实证。一同面世的陶蚕、石蚕,造型稚拙却神态逼真,是史前先民对蚕桑生产的真实观察与虔诚崇拜。这半枚残茧、几件陶石,不仅将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推向五千多年前,更直接宣告:中华蚕桑文明,起源于山西夏县西阴。

在古人心中,蚕从卵、幼虫、蛹到蛾的生命轮回,象征着生生不息、破茧重生、灵魂永生。西阴

先民早已将这种生命信仰注入蚕桑文化,为后世数千年的蚕桑精神埋下根基。这也让“黄帝元妃嫫祖教民养蚕”的古老传说,从神话走向历史现实——西阴地处古西陵之地,与嫫祖传说在时空、地域上高度吻合,晋南黄河拐弯处,正是蚕桑信仰与农耕文明交融的核心发祥地。

以西阴为源头,山西蚕桑文化在史前时代便已星火绵延。闻喜上郭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,与西阴蚕茧、陶蚕年代相近、形态相通,共同印证了晋南是中国最早的蚕桑文化圈。从西阴到上郭,蚕桑技艺并非孤立存在,而是在黄河东岸形成稳定传承,为后续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进入商周至春秋战国,山西蚕桑文化从生产技艺升华为礼仪信仰。这一时期,玉蚕成为高等级贵族玉组佩中的重要形象,玉质温润、雕琢精巧,或悬于佩间,或纳入葬中。玉蚕既象征着身份与德行,更延续着蚕所代表的“永

生”理想:佩于身,寓意生生不息;葬于墓,祈愿灵魂不朽、羽化登仙。一件件出土玉蚕,无声诉说着西阴源头的蚕桑信仰,已深入贵族礼乐与精神世界。

秦汉时期,丝路开通,天下共享蚕桑之利。山西出土的大量茧形壶,正是蚕桑文化走向成熟的生动见证。茧形壶因器身酷似一枚硕大蚕茧而得名,圆润饱满、沉稳大气,既是实用器物,又承载着“孕育新生、万物和合”的寓意。从西阴的小小蚕茧,到秦汉的茧形器物,山西蚕文化完成了从技术源头到精神符号的升华,也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。

而西阴遗址本身,更承载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篇荣光。1926年,李济先生主持发掘西阴遗址,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开展的科学化田野考古,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。一把考古铲从西阴破土,不仅唤醒了五千年蚕桑文明,更开启了中国自主探索文明根脉的新纪元。

从5600年前西阴的半枚残茧,到史前蚕蛹、商周玉蚕、秦汉茧形壶,再到今日晋南依旧兴盛的桑蚕产业,以西阴为源头的山西蚕桑文明,一脉相承、从未中断。它用完整的时间序列证明:山西不只是丝绸之路上的途经之地,更是桑蚕文明的起点、丝路精神的原生土壤。

站在展柜前,凝视西阴遗珍,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件文物,更是一条从远古走来、向未来延伸的文明长河。西阴为源,生生不息,这沉睡千年的养蚕文化实证,正以鲜活的姿态,诉说着三晋大地对中华文明与世界丝路最古老、最厚重的贡献。

近日,我又去了一趟清徐尧庙。

看过帝尧殿建筑结构,不由得又想起阳曲范庄大王庙大殿来。太原市现存仅有四座无梁殿,其中两座木构、两座砖构。帝尧殿和大王庙大殿即是仅有的两座木构无梁殿,都是研究元明过渡时期减柱造技法的典型实物。它们同在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。

帝尧殿和大王庙大殿一样,坐北朝南,建筑在砖砌方形台基上,前者边长14米,后者边长9.7米。帝尧殿通高约12.4米,面阔、进深各五间,依靠四周回廊20根廊柱和墙体内部的12根立柱,采用斗拱叠涩技术,构建了重檐歇山顶结构。其下檐使用五踩单翘单昂,上檐采取五踩双翘。殿内无柱无梁,靠檩、枋、斗拱叠置三层结构。三层分别为底层、中层方形,上层为八角藻井,顶绘八卦阴阳图。尧庙帝尧殿的特别之处就是采用小木作斗拱叠涩技术,是太原地区的孤例,山西省同类四座国宝其一。

大王庙大殿建筑面积约225平方米;平面呈正方形,面阔、进深均三间,单檐歇山顶。结构采用了罕见的悬梁吊柱,结合三组抹角梁和一组垂莲柱构成了井架式无梁结构形式。以12根檐柱角柱为支撑,四周以额枋为底架,外部在24朵斗拱后尾叠起承檩,内部在四角设三层抹角梁和垂莲柱加固;檐下采用了五踩单翘单昂斗拱。其特别之处除了立柱采用侧角工艺,即立柱略微内倾增加稳定性外,还在于采用了升起技术。简单点说就是屋檐不是一条水平线,而是中间低、两头微微往上翘。视觉效果柔和、舒展、灵动,减少了屋檐压顶的沉重感,体现了中国古建筑屋檐的微笑曲线。

帝尧殿和大王庙大殿的規制不同。前者建筑为重檐歇山顶,规格仅次于庑殿顶規制,并使用绿色琉璃瓦,在视觉效果上庄重肃穆,体现尧的崇高地位。后者采用单檐歇山顶,素瓦覆面,虽然视觉效果古朴凝重中有几分灵动,但毕竟仅是孟县藏山神赵武这么一位地方山神、雨神一类的小神。因此,其神格略低,建筑等级稍逊。又因两地文化传统不同、工匠技艺与认知有别、历代营造手法递相演变,两座庙宇还是呈现出了情理之中的一点差异。

帝尧殿的壁画已经损坏殆尽,所幸大王庙里还隐隐约约看得到大王的《出行图》《回宫图》《尚膳图》《尚服图》。其简线条、形色传神的明代壁画风格,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风信仰提供了可参照的对象。

帝尧殿和大王庙的建筑,起先都是因为信仰而建设。而今历经岁月沧桑,之所以保留到现在,是因为可以利用其空旷的大殿作库房、做学堂。现在它们能够得以双双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得以被珍视、被守护,所承载的,早已不只是旧时香火,而是一段沉甸甸、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。

两座木构无梁殿

唐中才

晋马跃上斐济邮票

刘妍

上个月,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发行了中国农历马年生肖邮票。邮票上,一匹来自山西博物院的西周玉马踏浪奔腾,与斐济国鸟绿领鸚鵡和国花塔吉莫西亚花共同营造出一幅和谐、生动的画面。

发行仪式上,邮票设计师、来自山西传媒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高鹏分享道,作为山西人,他从山西博物院这件西周玉马中汲取灵感,打破它站立三千年的静态造型,让它“奔腾”起来。斐济的国鸟与国花环绕马儿身旁,一枚小小的邮票,成了跨越海空的文明使者。

斐济多民族事务、文化、遗产和艺术部部长查兰·辛格说,马象征着活力、坚韧和进步,希望马年开启斐中两国合作交流新篇章。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临时时代办

汪元说,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,让两国人民心更近。

邮票上的小玉马是奔腾的,但此刻在山西博物院的展柜里,它站得很稳。这匹小马1993年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。墓主人是晋穆侯的次夫人,一位名副其实的资深玉器“收藏家”——她带走了八百多件玉器,而这匹玉马是其中之一。

它的尺寸不大,盈盈一握,青中泛黄的玉质温润如初。马腿直立,颈项粗壮,胸肌微鼓,臀腹紧圆。三千年前的工匠把一匹膘肥体健的马雕得如此精准。马身两侧,双勾阴线刻出的卷云纹沿着肌理婉转流走,既是写实,又是装饰。工匠采用圆雕工艺,让小马可以360度无死角欣赏,怎么看都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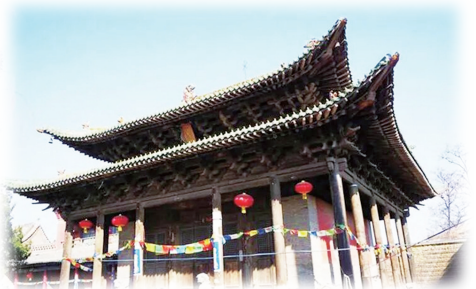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周·玉马(山西博物院藏)



斐济2026马年生肖邮票首日封

这匹西周小马,如今就在山西博物院的新春特展“相马——马文物特展”中静静伫立。你俯身看它的时候,仿佛在与一位晋侯夫人的收藏对视,与西周工匠的指尖对视,与一枚远渡重洋的邮票对视。



清徐尧庙帝尧殿外观(资料图)